

欢迎投稿:qlwbzd@163.com

错了就改

●4月26日A18版《局级干部培训爱上历史课》第二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出自《论语》的警句”,《论语》应为《孟子》。

●4月27日A14版《怕农村人难缠下杀手》“3月22日上午”应为“4月22日上午”。

●4月30日B5版《毕业生: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神秘‘水5’浮出水面”部分第一段:“现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应为“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

●5月2日A10版《罗志祥为圆梦曾借钱度日》第一段:“本报读者独家获邀参与录制”,“本报读者”应为“本报记者”。

●4月28日A8版《“升本”引发民办高校变局》文中“山东万杰学院”应为“山东万杰医学院”。

●4月28日B2版《“五三惨案”、正谊中学和我的姥爷》第五段第一行“我姥爷的这张结业证明书,一直由我舅舅保留着”,“保留着”应为“保留着”或“保存着”。

●4月30日B02版《“太平总统”首迎大考》倒数第三段:“早在上个月叙利亚国内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内阁集团辞职时”,“集团辞职”应为“集体辞职”。

●4月30日A11版《旧梦难重温 申花夜来香》“狂躁的对抗气氛”:“后者在地上翻滚了好久才停下了下来”。“停下了下来”,应为“停了下来”。

(感谢读者程龙、李素娟、朱永胜、潘京华、周广清、刘学英、张瑞的批评指正)

评报员之窗

张颂华:4月27日A10版《环保部调查徒骇河污染事件》,等问题出现了,恶化了,好好的水被严重污染了,各职能部门才露面严肃处理?

编者说:这起水污染事件,动静实在不小,连省委省府都惊动了。反思一下,如果省委省府不出面,问题能尽快解决吗?这只能折射出职能部门督导不力,运转不灵。政府不出面,诸事不好办。

袁俊浩:4月27日A11版《民营医院非法内刊杜撰专家》,虽然电线杆上的“牛皮癣”少了,但类似免费赠阅的内刊却多了,还有就是县级电视台的医药广告,诱惑性很大,农村老人觉得上电视的就是好的,很容易上当受骗。

编者说:这类“免费内刊”虚张声势无中生有,其危害性自不待言。但这次活动,矛头所指似乎只对民营医

院,个人感觉并不妥当,为什么要把“民营”单列出来?

李玉美:4月27日A12版《小伙网上购车被骗5800元》,骗子的骗人伎俩实在高,真是让人防不胜防呀。那些热衷网上购物的人,一定要慎之又慎!

编者说:骗子以骗人为生,自然花样无穷。此案这种情况,简单识破并不容易。但骗子的目的唯“钱”而已,所以,交钱尤其涉及大宗款额的时候,多上几层保险,多打几个问号,那是唯一的办法。

曲淑贤:4月28日A8版《大货车轮胎飞脱一女子被砸身亡》,希望司机能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多为他着想,车辆行驶前必须做安全检查。

编者说:司机做好安全检查,多一滴润滑油,紧一枚螺丝钉,就可能起到救人一命的功效。这既是职业

道德,也是人生功德啊!

孙凤强:4月28日A12版新推出的栏目“凡人歌”,报道“寻常人不凡事”,开篇就有惊人之作:两环卫工捡到3.7万还失主,展示“再穷不能吃外财”的美好心灵,希望“凡人歌”天天与读者见面。

编者说:把高尚的事当平常事来做,那才是真的高尚。两个环卫工连捡了多少钱都没数过,回到家里都没对爱人提起过这件事,真的了不起!

张寿辉:4月29日A9版《560名学生风中过考关》,记者没有表达自己的观点,给读者留下足够的空间,这篇报道非常好。当然要说好,还得说这种做法很好,幕天席地——这在古代私塾和外省贫困学校才会出现的场面发生在我们教育发达的山东,先不说露天考试是苦是甜,单单这个经历

就会给孩子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编者说:赞同读者看法。学校这么做,不仅是因为教室地方小,更是为了防止作弊,诚信为主。一次考试,成绩如何可能并不重要,但诚信是永远很重要的。形式创新,记忆永存是又一个好处。

王来臣:5月3日A9版《全省“醉驾入刑”第一人被判刑》,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争取个第一不容易。无论好事坏事,“全省第一”相信也会被人们记住的。

段玉文:配合新法实施,这样的报道很给力。

廖吉海:这种“第一”很光彩,还是不要做的好。同时也警告其他人,不要步其后尘,锒铛入狱。

编者说:醉驾醉驾,害死了多少无辜生命啊!醉驾入刑,与国际接轨,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读者评报

“潜新闻”深而有力

4月29日和4月30日头版,《鸭肉+香精=牛羊肉》《烤肉店“露馅”》,报道了记者卧底揭开烤肉店偷梁换柱真相及有关部门突击查处烤肉店的情况。用不容置疑的事实,揭开了“冰山”一角,为相关部门进行处罚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也为广大读者上了一堂生动的食品安全教育课。为晚报这样的“潜新闻”叫好!

读者 王展

其实这些稿子能够做出来,最初线索正是由热心读者提供的。顺着线索,我们以打工名义进入烤肉店,在后厨做杂役,很快发现情况确实如读者所言:其所标识的“羊肉”或“牛肉”,均为“鸭肉+添加剂”的形式“做”出来的。而在切肉时形状上稍加变化,便又造出了“鹅肉”。调查中更让人震惊的是,在腌制所谓“牛羊肉”时,商家对添加剂的使用根本没有限制,加多加少,全凭感觉。

国家对添加剂的使用,是有着严格规定的。问这些“做肉”师傅,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从来没人跟他们做过这方面要求。同时,这样做是否对消费者有害,他们的回答只是:“只要没人来问就行!”

在当前如此重视食品安全的形势下,商家却仍明目张胆无限制地使用添加剂,值得我们继续挖和思考。

本报记者 接到这个线索时,我们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暗访期间,目睹触目惊心的事实,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失落:我们宁愿这不是真的,消费者受到的欺骗和伤害都不是真的。作为记者,我们有责任监督商家在食品安全方面做得更好,让百姓吃得放心、用得放心,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本报记者



拍泉

随着天气升温,泉水游日渐火爆,在章丘百脉泉公园,很多游客被喷涌若轮的墨泉所吸引,纷纷拍照留念。

拍客 朱国荣

母亲节的冰淇淋

作者:芭芭拉·斯塔维斯基 翻译:庞启帆

每年的母亲节,我和哥哥伊杰都会用自己攒下来的钱,请妈妈到弗洛斯蒂冰淇淋店吃冰淇淋。每次,我都要花生奶油冰淇淋,伊杰要草莓冰淇淋,妈妈则要樱桃味的奶油冰淇淋。

这时,妈妈总会说一句话:“哈哈,如果这不是天堂般的享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今年,距离母亲节还有两天时,我和伊杰又数了一次攒下来的钱。“一共11美元18美分,够吃一顿冰淇淋了。”我高兴地说。

伊杰舔了舔嘴唇,说:“肯尼,我现在感觉到草莓冰淇淋正在滑下我的喉咙。”

但第二天,我们来到弗洛斯蒂冰淇淋店时,发现了一件意外的事——弗洛斯蒂冰淇淋店的门口上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本店已搬到西大街23号。

伊杰叹道:“西大街在这个城市的另一端呢!”

“我们只好送妈妈别的礼物了。”我说。

“那就送花吧。”伊杰接过我的话茬,“你知道,妈妈喜欢鲜花。”

我们快步走到对面的里克鲜花店。

我从一个大桶里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束紫罗兰。紫罗兰是妈妈最喜欢的花。

“是送给妈妈吗,肯尼?”里克先生问道。

“是的,多少钱?”

“你手上拿的是12支,36美元。”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是黄金吗,这么贵?”

里克先生耸耸肩,说道:“每

年母亲节,紫罗兰、康乃馨这些花的价格就会飙升。

“我们只买得起3支。”说完,我给了里克先生9美元。

里克先生把花包好,叮嘱我们:“记得回到家就把它们放进水里。”

我们捧着花一路跑回家。

“嗨,孩子们。”我们刚踏入家门,妈妈就喊道。

“妈妈提前回家了。”我小声说,“快把花藏起来。”

伊杰闪进了我们的房间。这时,妈妈从厨房走了出来。

“嗨,妈妈,晚饭吃什么?”

妈妈笑了。“肯尼,你看起来很高兴啊!我们晚饭吃意大利面。”

第二天一大早,伊杰就从床底下拿出了那三支紫罗兰。

看到花儿,我的脸色马上变了。花儿已经枯萎了。“你没有把它们放进水里!”我低吼。

伊杰低下头。“我忘记了。”

“现在我们没有礼物了,今天就是母亲节。”我气呼呼地说。

伊杰把花儿凑近鼻子闻了闻。“香味还很浓,也许我们可以把它们制成香水。”他说。

这倒也是一个补救方法。我们马上动手把花瓣摘下来。“剩下的枝条,我们还可以把它们穿成一条项链。”我提议。

我找来剪刀把枝条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伊杰找来了针和线,“别出心裁的礼物!”我对伊杰笑道。

中午,妈妈回家了。我们把一小瓶自制的紫罗兰香水和一条紫罗兰项链摆在她的面前,同声说:“妈妈,母亲节快乐!”

妈妈拧开香水瓶盖,深深吸了一口。“紫罗兰的香味,我很喜欢,孩子们。而且这个瓶子很独特。”

“这原本是一个装番茄酱的瓶子,我冲洗了16次。”伊杰笑道。

妈妈拿起第二份礼物。“多漂亮的一条项链啊!”说完,她把项链挂在脖子上,同时把我们两个拥进了怀里。

过了一会儿,妈妈松开我们说:“现在,我们该去弗洛斯蒂冰淇淋店了。”

“可是弗洛斯蒂冰淇淋店已经搬走了。”我说道。

“我已经知道了。我们可以坐公共汽车去新址。”妈妈说。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三个人来到了弗洛斯蒂冰淇淋店的新址。

和以前一样,我要了花生

奶油冰淇淋,伊杰要了草莓冰淇淋,妈妈要了带樱桃的奶油冰淇淋。

伊杰舔了舔他的勺子说:“呵呵,如果这不是天堂般的享受,我不知道这是什

么!”

“妈妈,母亲节快乐!”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作者:詹姆斯·乔伊斯 翻译:韦盖利

冬日来临时,我们还没吃完晚饭暮色就降临了。等我和朋友们在街上碰面,家里已经很昏暗了。我们头上的天空是变幻莫测的紫罗兰色,暗淡的街灯次第亮了起来。

寒冷的风吹在脸上,我们照样在外面玩,直到身体发热。我们的喊叫声在街道上回荡。

当灯光从各家各户的厨房射出来时,我的舅舅就会在街角出现。我躲在阴影里不让他看见,直到他进了家门才出来。也是在这个时候,曼坎的姐姐会出来叫他回家吃晚饭,从半掩的门后射出的灯光里,我们可以看到她美丽的轮廓。曼坎总是用言语戏弄她,不肯进去,我就倚在栏杆上大胆地看她。她走出来时,那束头发摆来摆去,很好看。

每天早上,我俯卧在我家客厅的地板上偷看曼坎的家门。我会把我的窗帘拉下来,不让自己被看见。曼坎的姐姐出来时,我的心会跳得很厉害。我跑去拿我的书,赶紧跟在她背后去上学。我远远地跟在她后面,不让她的棕色背影离开我的视线,当靠近我们要分开的道口时,我赶快走几步,超过她。

一个又一个早上,都是这样,我从来没跟她搭过腔,虽然我很想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周六的早上,当我的舅妈出去买东西时,我会跟她一起去,帮忙提东西。我们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会碰到摇摇欲摆的醉汉,锱铢计较的女人,还有牢骚满腹的苦力工,卖唱的

人拖着鼻音唱奥·多诺万·罗莎的《一起来》。这一切都不能让我分心,我一直想着她,想知道她的名字。

对于未来,我想得很少。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永远无法与她说话,万一有机会跟她说话,我该怎样告诉她我心中混沌的爱。我觉得我就像一把竖琴,她的举手投足像在弦上拂动的手指,总能使我欢愉地颤动。

终于,她跟我说话了。因为紧张,她说的前几句话我都不知道怎样回答。她问我是不是星期六要去阿拉比。我忘了回答是不是。她说:“阿拉比是一个大市场,我也想去。”

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去呀?”

我注意到她戴着一个银手镯。她说:“我要去女修道院参加个活动,不能去市场。”

这时,她的弟弟曼坎正在跟另一个孩子抢一个帽子,我则百无聊赖地靠在她家门前的栏杆上。她的头向我这边斜过来和我说话。从我们家门口射出来的灯光让我看到她雪白的脖子,照得她的头发以及放在栏杆上的手都那么漂亮。

她说:“你可以去市场,真好。”

我说:“如果我去,我帮你带点东西。”

那个傍晚之后,我每天都醒得很早,睡得很迟。我希望白天再短一些,我讨厌学校的功课太多。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我看书的时候总是在书页上看到她的影子。

人拖着鼻音唱奥·多诺万·罗莎的《一起来》。这一切都不能让我分心,我一直想着她,想知道她的名字。

对于未来,我想得很少。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永远无法与她说话,万一有机会跟她说话,我该怎样告诉她我心中混沌的爱。我觉得我就像一把竖琴,她的举手投足像在弦上拂动的手指,总能使我欢愉地颤动。

终于,她跟我说话了。因为紧张,她说的前几句话我都不知道怎样回答。她问我是不是星期六要去阿拉比。我忘了回答是不是。她说:“阿拉比是一个大市场,我也想去。”

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去呀?”

我注意到她戴着一个银手镯。她说:“我要去女修道院参加个活动,不能去市场。”

这时,她的弟弟曼坎正在跟另一个孩子抢一个帽子,我则百无聊赖地靠在她家门前的栏杆上。她的头向我这边斜过来和我说话。从我们家门口射出来的灯光让我看到她雪白的脖子,照得她的头发以及放在栏杆上的手都那么漂亮。

她说:“你可以去市场,真好。”

我说:“如果我去,我帮你带点东西。”

那个傍晚之后,我每天都醒得很早,睡得很迟。我希望白天再短一些,我讨厌学校的功课太多。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我看书的时候总是在书页上看到她的影子。

她说:“你可以去市场,真好。”

我说:“如果我去,我帮你带点东西。”

那个傍晚之后,我每天都醒得很早,睡得很迟。我希望白天再短一些,我讨厌学校的功课太多。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我看书的时候总是在书页上看到她的影子。

她说:“你可以去市场,真好。”

我说:“如果我去,我帮你带点东西。”

译文

编辑:李皓冰
邮箱:lhaoqing@qlwb.com.cn

